

虚构的**热情**

Fabricated Passion

苏童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Fabricated Passion

虚构的热情

苏童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构的热情/苏童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10

(书写与影像系列/吴源主编)

ISBN 7-214-03393-3

I. 虚... II. 苏...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573 号

书 名 虚构的热情
著 者 苏 童
责任编辑 杨全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印 数 1—8130 册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393-3/I·123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序“书写与影像系列”

最初,文字与图形是二位一体、混沌不分的,那是人类最初的书写。这种书写既有意象式的直接,可以迅速地透进心灵,又使思维包裹了一层诗意。所以,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人的思维是诗性思维,有野意。

后来,文字迅速生长、成熟,掌握的技能也多了起来:叙事、状物、摹情、思辨,诸般器具挥舞到圆熟。语言即思,人类的大脑由此锻炼得有如精密的机械,泛滥的文字大军里多了无数深沉的面孔,只有沿着互联网的网状路径才能觅见一些直接的诗意了。与此同时,图形作为包袱被文字甩掉之后,也经营起一片图像的王国,储备着养眼的丰富资源。只是具有权力意志的理性的人们相信:知识就是权力,而知识是由文字堆起来的高深的理论和玄妙的公式。睁眼即获闭眼则失的图像是不可靠的休闲品,以钻研图像为抱负的人也要搬来文字方程式做救兵,等到在图像里又挖掘出一堆文字来,方才心满意足。

几年前,有人喊“来了”的“读图时代”,无非是工具理性式的噱头,是一个造了来使使的时尚工具。其实,图像一直就在那儿,只是捡拾者寡而已。图像是一种碰触到不同光亮的眼睛就会催生不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反应的结果像哈姆雷特一样

多。这种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积累,一种成长,当然也是一种知识。有智商,也有情商;有智识,也有情识吧。

这套丛书的立意并不新鲜(丛书名里的两个词也被一些率真的人声讨过),甚至面目上也跟当前打着“视觉”或“读图”之类旗号的“出版工程”差不太多。但我们的出发点可能会有些不同。我们不想找来一堆图,然后再为图而文;也不是要有了文,就找一些相干不相干的图来作作装修。我们尽量让两者各说各的话,说自己能说的话,甚至是看似不相干的话;但却总有着相互发生的因缘。也许我们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有一点是我们的宗旨,那就是我们将尽可能让两者都把自己的话说得更真实些,或许也是更动听些。

编 者

自序

苏童

图像与文字的结合是草与露珠的结合，在文字的创作者看来，文字是草，图像是露珠，在图像的创作者看来，谁是草谁是露珠，可能立场相悖，但无论如何，两者的结合是互相帮衬利益一致的结合，无疑也是一种最晶莹最华美的结合。

在阅读意义上说，有人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读图时代。这恐怕不是个令人振奋的观点，审美的潮流有时候浪头汹涌，诱导人们在喧嚣的信息中东南西北，也逼迫人们怀疑自己的立场，怀疑自己的同时也在怀疑他人，对于那些容易轻信的读者来说，读什么怎么读几乎便成为一个永无定论的悬念。从创作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孤岛时代，不管是在作家这里，还是在画家和摄影家那里，群体倡导的潮流创作已经被记录在文学艺术史中，人未走茶已凉，谁也不愿和谁捆绑上天堂，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个孤岛，在迷惘中与别的孤岛遥遥相望。

不管东风还是西风，艺术的生产流程却永远拉满了风帆，号召集结着所有剩余的生产力，从孤岛出发，把一些人从各自的孤岛上拉到一条船上，去哪儿，不知道，至少是一次出发，一次旅行。

这次是作家和摄影家坐在一条船上，按照我事先的美好想象，是草叶和露珠坐在一起，迎接他们的应该是早晨清新的太阳。

目 录

自序	7
----	---

Part 1 13

自行车之歌	15
关于冬天	21
夏天的一条街道	24
雨和瓦	29
河流的秘密	33
三棵树	39
飞沙	45
露天电影	50
金鱼热	52
女儿红	55
女裁缝	59
女人和声音	62
城北的桥	72
船	78
过去随谈	82

童年的一些事	87
初入学堂	90
六十年代,一张标签	95
九岁的病榻	99
错把异乡当故乡	102

Part 2 107

南腔北调	109
沉默的人	111
薄醉	114
说茶	116
纸上的美女	118
牛奶浴后上金床	121
电视与宗教	123
性学大师	125
时光隧道	127
模仿某某某	129
广告法西斯	133
追星族	136
父爱	139
苍老的爱情	141
旅游观点	144
先生小姐哪里人	147
一口价	149
不拘小节的人	151
狗刨式游泳	153
直面人脸	155
鬼故事	157

败家子	159
水泥古迹	161
口头腐化	164
自我保护	166
HIV阳性	168
林阴大道的命运	171
苏州北局	174
自助旅行	177
沙漠中的一天	179
如何迎接新世纪	181
你为什么对我感到失望	183

Part 3 185

散文的航行	187
阅读	189
读纳博科夫	192
约翰·丹佛	196
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	198
恐怖的夜晚到哪里去了	201
伐木者醒来了	203
一点怒火,一点恐惧	205
想到什么说什么	208
镜子与自传	212
寻找灯绳	214
我为什么不会写杂文	216
虚构的热情	218
短篇小说,一些元素	220

Part 4 225

吃客	227
螺狮	229
卤菜	231
鱼头	233
绸布	235
点心	237
白铁铺子	239
理发店	241
肉铺	243
卖药	245
茶馆店	247
自序七种	249
答自己问	256

Part 1

自行车之歌

一条宽阔的缺乏风景的街道,除了偶尔经过的公共汽车、东风牌或解放牌卡车,小汽车非常罕见,繁忙的交通主要体现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上。许多自行车轮子上的镀光已经剥落,露出锈迹,许多穿着灰色、蓝色和军绿色服装的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两侧川流不息,这是一部西方电影对七十年代北京的描述——多么笨拙却又准确的描述。所有人都知道,看到自行车的海洋就看到了中国。

电影镜头遗漏的细部描写现在由我来补充。那些自行车大多是黑色的,车型为二十六寸或者二十四寸,后者通常被称为女车,但女车其实也很男性化,造型与男车同样地显得憨厚而坚固。偶尔地会出现几辆红色和蓝色的跑车,它们的刹车线不是裸露垂直的钢丝,而是一种被化纤材料修饰过的交叉线,在自行车龙头前形成时髦的标志——就像如今中央电视台的台标。彩色自行车的主人往往是一些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家中或许有钱,或许有权。这样的自行车经过某些年轻人的面前时,有时会遇到刻意的阻拦。拦车人用意不一,有的只是出于嫉妒,故意给你制造一点麻烦;有的年轻人则很离谱,他们胁迫主人下车,然后争先恐后地跨上去,借别人的车在街道上风光了一回。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普通的黑色的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它们主要由三个品牌组成:永久、凤凰和飞鸽。飞鸽是天津自行车厂的产品,在南方一带比较少见。我们那里的普通家庭所梦想的是一辆上海产的永久

或者凤凰牌自行车,已经有一辆永久的人家毫不掩饰地告诉别人,还想搞一辆凤凰;已经有一辆男车的人家很贪心地找到在商场工作的亲戚,说,能不能再弄到一辆二十四寸的女车?然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样的要求就像你现在去向人家借钱炒股票,只能引起对方的反感。

有些刚刚得到自行车的愣头青在街上“飙”车,为的是炫耀他的车和车技。看到这些家伙风驰电掣般地掠过狭窄的街道,泼辣的妇女们会在后面骂:去充军啊!骑车的听不见,他们就像如今的赛车手在环形赛道上那样享受着高速的快乐。也有骑车骑得太慢的人,同样惹人侧目。我一直忘不了一个穿旧军装的骑车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因为过于爱惜他的新车,也许是车技不好,他骑车的姿势看上去很怪,歪着身子,头部几乎要趴在自行车龙头上,他大概想不到有好多人在看他骑车。不巧的是这个人总是在黄昏经过我们街道,孩子们都在街上无事生非,不知为什么那个人骑车的姿势引起了孩子们一致的反感,认为他骑车姿势像一只乌龟。有一天我们突然冲着他大叫起来:乌龟!乌龟!我记得他回过头向我们看了一眼,没有理睬我们。但是这样的态度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这个骑车人莫名的厌恶。第二天我们等在街头,当他准时从我们的地盘经过时,昨天的声音更响亮更整齐地追逐着他:乌龟!乌龟!那个无辜的人终于愤怒了,我记得他跳下了车,双目怒睁向我们跑来,大家纷纷向自己家逃散。我当然也是逃,但我跑进自家大门时向他望了一眼,正好看见他突然站住,他也在回头张望,很明显他对倚在墙边的自行车放心不下。我忘不了他站在街中央时的犹豫,最后他转过身跑向他的自行车。这个可怜的男人,为了保卫自行车,他承受了一群孩子无端的污辱。

我父亲的那辆自行车是六十年代出产的永久牌。从我记事到八十年代离家求学,我父亲一直骑着它早出晚归。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能看见父亲在院子里用纱线擦拭他的自行车。现在我是以感恩的心情想起了那辆自行车,因为它曾经维系着我的生命。童年多病,许多早晨和黄昏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来往于去医院的路上。曾经有一次我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骑了二十里路,去乡村寻找一个握有家传秘方的赤脚医生。我难以忘记这二十里路,大约十里是苏州城内的那种石子路、青石